

丢失的房子

□葛成石

骨有正印

□孙丹

早春，百实村的山头笼在烟雨中，山野的新绿欲露还羞。一条水泥乡道绕至半山腰，终于泄了气似的，开始滑向谷底。几排房屋顺坡而建，在树丛中若隐若现。

唐小年是来找父亲唐大年丢了一座房子的。当然，他并不抱什么希望。

重病中的唐大年，突然说他丢了一座大房子。父亲后半辈子病怏怏的，母亲说他是因为活得太憋屈。父亲的同学混得再一般的，也生活在地市级以上城市了，只有他一直窝在小县城，官至副处级。病久了，就要说胡话。可胡话也是遗言，得听。小年是这么想的。

云雾渐渐散去。坡下有座房子，屋后有路，又可以通二楼。父亲临终说，他的房子很大，上接天，下接地；二楼后墙开道门，通后路；一楼正面开道门，通前路。小年觉得眼前景象是巧合，但还是想绕到屋前去。

父亲说了，屋前用石块垒了个鸡圈。没等小年近前，屋后的门开了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，年龄和小年相仿。男子背着手，朝着小年的方向开了腔，这位阿叔盯着这房子老半天了。你要

是商人，那我跟你讲，这屋子绝对没有商机……不过你似乎更像个文化人。

嗯，没商机，但有玄机，我来跟你讲个笑话。小年接了话。说来听听。

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房子，你让我猜猜，猜错了别见怪。你家门前是不是有石块垒成的鸡圈？垒鸡圈的位置之前是不是有个沼气池？小年按父亲的描述边讲边猜，但听上去底气明显不足……

男子走近小年，问，你是？他讶异的表情，和小年一个样。

其实这是小年第二次来寻房子了。第一次，小年按父亲描述的道路特征一路寻过去，却只发现山坡上层层叠叠全是坟墓。小年母亲说，看来你爸是为自己找风水宝地呢，死后的事都想好了，心事太重，怪不得要生病。父亲死后，小年就把他安葬

到那里，算是完成了他的遗愿。这次来，就是为父亲烧柱香的。烧完香，小年顺便一打听，说往前再转一个山头就是百实村。百实村？父亲不就在百实村蹲过点吗？于是他找过来了。

前面的问题猜对了，也许是巧合。接下来的问题，小年想都没想过能得到什么答案。记得父亲临走那天，浑黄的眼窝突然充盈了液体。他双唇翕张，声音微弱，透露了最后一个秘密：鸡圈下有鲤鱼，鲤鱼，喝酒，死了……

以前沼气池是养鱼的吗？谁倒了酒下去，鱼全死了？小年弱弱地问。

男子上下打量他一番，不再答话，转身要走。小年也自觉问得愚蠢，沼气池和养鱼怎么可能有关系！他只得对着男子的背影解释：这是老头子走之前说的胡话，他还特别说是鲤鱼，你別见怪……

早春的山风吹来，道旁香樟

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了几声，正好化解此时的尴尬。也罢，没结局或许才是好结局，若房子真是父亲的，那会有更多理不清的问题等着他——小年像他父亲，怕事。据说父亲在农村蹲点时，有一回一个村民仰起脖子喝农药，父亲当场吓得尿了裤子，回到家还一身尿骚味。

小年折了一条树枝，衔在嘴里，有了却心愿后的轻松。不料，那男子嘴里念叨着“鲤鱼”，追回来了。

男子说他是这里的村支书，房子是村委的。年龄相仿的两个男人，找了块石板上坐。日头还没挪开云层，天边有深褐色的云团，像裹挟着天大的秘密……

一年后，小年从手机上看到一则当地新闻。百实村委门前的鸡圈下，挖出了一具尸骸。经查实，死者是一个外号叫“鲤鱼”的建筑队包工头，谋杀者是十年前已从村委退下来的一位村干

部。据他交代，那夜的雨下得很大，屋外连个鬼影都不见。鲤鱼从外乡的工地回来找他结工程款，两人一边喝酒一边算账。当大把的钞票被取走的瞬间，村干部借着闪电瞥见了屋前的一片白光——那是蒙在废弃沼气池洞口上的塑料薄膜。送客时，他一个激灵，引了鲤鱼朝塑料薄膜走去……雷雨声淹没了这一出并未刻意谋划的阴谋。可是，他竟忘了，白天自己曾对一个下村来的蹲点干部提过：你要是会喝酒就好了，今晚鲤鱼会带酒来……

清明节，小年搀扶着母亲来扫墓。墓地的明堂前居然摆着碗碟；旁边一座新坟，也摆着同样的碗碟。母亲老泪纵横，说，老头子，难为你了。小年说，爸，您丢失的东西，全找回来了，您可以安息了！

纸钱燃尽，一缕青烟悬浮在母子俩头顶，很快又被风吹散了。



渔港(油画)

□方声涛

木棉花落

□朱洛嫫

小区门口，有一棵移植来的木棉花。春来吐蕊，花开得红红火火，像嵌在碧蓝天空中的红宝石。

春雷打了大地几个巴掌以后，木棉花也跟着落了红泪，一朵一朵，掉了满地。可让保洁阿姨奇怪的是，她没能收拾到一次木棉花。每当风停雨歇，她拿了工具去整理落花时，那树下总是干干净净的，像被人整理过。起初，她以为为意，以为木棉花坚强，雷打不动，雨劈不落，毕竟那枝头还热热闹闹。连着几回如此，就不得不叫她心头暗生疑窦。

她给电梯做保洁的时候碰见我，知道我阳台正对着木棉花，便央我帮她观察观察，究竟那一朵一朵的木棉花，被吹到哪里去了？说起这事的时候，她有点吞吞吐吐，怕我不肯答应。但其实我也十分喜欢那一树傲立的红花，只是从未注意到风雨过后花树下的乾坤。经她一说，我好奇心顿时被挑起，往后的日子便有意地等着风来雨来、雷响花落。

天气不好，哪儿也去不了。百无聊赖之间，我更加密切关注着那一树红宝石木棉花。某个黄昏，下了一场挺大的雨，我却睡在被窝里睡了一个美美的觉。想起来，赶紧拉开窗帘往那儿望去，湿漉漉的地面空空如也，落花，早已不知所踪。

我依然地立在窗前，望着木棉花枝头盛开的春意，生出一别样的心情：我错过的似乎不只是一场落花，更是一个真相。

我胡乱猜想着花儿的好去处，直到夜幕降临。

第二天，我把书桌搬到窗前，摆上笔墨纸砚，调了红黑双墨，安静地描画着窗外那株木棉，等雨来。孩子问我，怎么突然想起来画画，不是许久不画了么？

我指着那株木棉，问她：你看，这一树花的形象，好不好？

孩子说，噢，还真是好呢。木棉的树干挺拔，花朵鲜艳，和我见过的别的乔木都不一样。

我点点头，告诉她木棉花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英雄花。它高大挺拔，顶天立地，如英雄般气魄雄伟。花是鲜红的，姿态大气优雅，实在是叫人由衷地喜欢。

女儿听后，坐下来，她也要画一株英雄木棉。墨汁在细腻的宣纸上游走，因为赋予了它许多意念，画上的木棉比窗外的木棉还要挺拔有型。看孩子在她画的木棉树下添了几朵掉落的木棉花，我提醒她，咱们窗外的木棉树下可什么都没有哦，你怎么凭空添加了落花？

她笑问我，哪一棵树没有落花？我竟不知道如何解释。犹豫间，风雨骤来，我紧张地站起来，严肃地站在窗前望着被风雨吹打的木棉。女儿悠悠地说了一句，其他小花小树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只有木棉，纹丝不动，就连吹落的花朵，都是整朵整朵噗噗地掉落。它真是与众不同。

我近视，并没有察觉木棉花已经掉落，经她一说，便离开房间，准备到阳台去看。刚到阳台，就看到一个黑灰的影子，急匆匆地穿进了雨幕，去到木棉树

下。我定睛一看，黑色的是伞，伞下露出一双墨蓝色水鞋。伞离地面很近，为了快速捡起落花，他一直俯着身子。他似乎并不在乎寒风呼啸冰雨侵袭，木棉花掉落一朵，便捡起一朵。倘若无花飘落，他就安静地站在雨中。或动或静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风雨不停，他亦不走。

我犹豫着，要不要下楼去迎接他，要不要告诉他，我对他有着深深的敬意。这敬意，我原来只给过葬花的林妹妹。但又担心我的自以为是打扰了他，打破了他的世界的宁静。

风雨渐歇，慌乱中我还是冲动地下了楼。在一楼大堂，还穿着棉拖鞋的我，终于见到了那双墨蓝色水鞋的主人。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。他慢慢走近我，喘着大气，我能感到，他浑身上下冷透了。他一只手拿着伞，另一只手托着盆，一朵一朵沐浴了春雨的木棉花摆得整整齐齐，像仍在枝头一样。

大爷……我鼓起勇气开了口。您去几楼？我帮您接电梯。

谢谢，五楼。

好的。我家在三楼，您要不要进来喝口热茶？

不用了，谢谢您。

这花，的确是很好，不但好看，还可以清热解毒，可以治痢疾。

大爷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，没有说话。电梯来了，我把他请进电梯，按了五楼，他再度道谢。临走时说了一句：这花不是用来吃的，这是我爱人最喜欢的花，每年春天，我将它收起来，摆在她的照片前面，是给她看的。

他说完转身走了，留下我呆站在电梯里，那股早前停在眼眶的热流，终于轰轰烈烈地奔涌而出。

老薛说，老陈啊，我咋觉得像在做梦呢？老陈说，你回家，让弟妹抱抱你，拍醒了，那就是梦，拍着生疼，那就不是梦。

老薛说，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你当队长，天天领着大伙挖河，不到年根儿泥腿子都不拔出来洗。老陈说，那，也没吃上个啥。

老薛说，后来呢，包产

过了大堤，下坡，就是黄滩了。俩老头儿在那里生，在那里长，那里的每一座房屋，每一棵树，甚至路边的荒草，都熟悉。这条路，他们瞎摸也不会走错。沿着这个蜿蜒的土路下坡，走不多远，就是他们的村子——泥湾。

老陈问，今天到你家喝，还是到我家喝？老薛说，到我家吧，去你家要从前街绕到后街，还要绕过一个大水坑，曲里拐弯的，太远。

老陈说，我家隔壁有一个小卖部，能凑个下酒菜。老薛说，不用，我这里有你弟妹炸的花生米，够了。他把一包花生米拿出来，举了举。

他们来到老薛的家，就在大路边上，门前有三棵大槐树。院子中间摆着一个石桌，围着石桌，是四个石墩子。那是他们原先经常喝酒的地方。

他们很熟练地把花生米和酒摆上，一人倒一杯，互不相让。谁喝完，自己倒。就着油炸花生，他们喝出了吃开封大席的感受。不一会儿，一瓶酒见底，旱乎起来。

老薛说，老陈啊，我咋觉得像在做梦呢？老陈说，你回家，让弟妹抱抱你，拍醒了，那就是梦，拍着生疼，那就不是梦。

老薛说，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你当队长，天天领着大伙挖河，不到年根儿泥腿子都不拔出来洗。老陈说，那，也没吃上个啥。

老薛说，后来呢，包产

梦回

□原上秋

到户了，虽说饿不着肚子了，可一年忙到头还是不觉裕。老陈说，黄河滩里，你想咋样？

老薛起身，晃了一下才站稳。他回望刚才坐过的地方，微微一惊。刚发现似的，根本没有所谓的石桌，也不存在四个坐墩。三棵大槐树的地方，变成三个很大的土坑。老陈也站起来，屁股上全是灰土。他们刚才，是席地而坐。几颗花生米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，像羊粪一样滚着。空酒瓶歪在边上，瓶口滴出剩酒，在泥土上洒出一枚铜钱。

站立起来的薛和陈老薛感觉好奇，他们相视一笑，继而大笑，开始互相捶打。

阳光散乱一地，这是一个整村搬迁后的废墟。那些残砖碎瓦告诉你，这里曾是烟火气浸润过的地方。老人们靠着几十年的记忆，一回回，总能轻车熟路找到这里，找到自己曾经的家。

老陈和老薛结伴回来好几次了。他们笑着打着，打着笑着，老薛突然哭起来。老陈，咱们的家，没了。停住手的老陈扶着老薛说，废话，不是没了，是搬走了。

老薛说，可我每次上那楼，总感觉没迈进这院子脚下踏实。老陈说，你思想跟不上形势。当初政府动员搬家，我第一个响应，你呢？老薛说，我不是也搬了么？

老陈说，你还不是怕留在黄河滩里，没人和你做

伴。泥湾最后一个搬家，你说你，是不是落后分子？老薛说，我哪能和你比，老干部，优秀党员。说真的，当看到你们戴着大红花，站在主席台上领奖，真眼红。所以我得跟你学，到时候也戴个红花啥的。

老陈说，一定能。说罢，大笑一阵，突然停住。他提议，去他家看看。

去老陈家，遇到麻烦。他们记得，从老薛家出来，顺着一条大路朝西，见一个大石头再朝北走。可大石头去哪了？没有了大石头，就没了走路的参照。转了半天，大水坑不见了，老陈说的小卖部也荡然无存，记忆中的街道和现地咋也无法印合。

老陈就说，不找了，回吧。老薛附和着说，不找了，回吧。

回来的步履有些沉，他们一直推着车走，都不说话。上了黄河大堤，往北瞭望，一片繁华。那是黄陵新区。黄河滩里的人，都沐浴在新生活里……

老陈打破沉默，问老薛，现在，让你搬回来住，你愿意不愿意？老薛思考一会说，这个，小孩子们肯定不愿意。

老陈说，没让你说孩子，说你自己。老薛突然笑了，是大笑。

老陈也笑，笑过，用手抹一把脸，湿了一片。他们又出发了。

前面的路灯一下子亮起来，宽敞的大路一直延伸到一片高楼。那里，是他们的新家。

五星好评

□尚庆海

女儿小雅收到短信，给妈妈网购的加绒裤到了，就去小区的菜鸟驿站取包裹。

小雅取回包裹，拆开包装，一看裤子，就皱起了眉头，这裤子的颜色和网上展示的产品差距很大，再看里面的绒，也和店家描述的严重不符。

小雅说，妈，要不退货吧，反正有运费险。

小雅接过裤子里里外外看了一遍，说，算了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他们开网店做生意不容易，反正穿在里面，就这样吧。

小雅拿着一张卡片，看看说，给店家五星好评，再加三十字的评论，可以加客服微信领取五块钱红包，我再弄一下，能省五块钱。说着就打开手机，准备操作。

小雅说，五星好评就免了，咱也不要那五块钱红包，这店家以次充好，拿小恩小惠换好评，咱还不是吃了这个亏吗？看那么多好评，才选这条裤子，咱再那样做，还会误导更多人，这和助纣为虐有什么两样？你如实评论，就说质量一般，快递速度挺快的。

小雅笑着说，妈，你这耿直的毛病就不能改改？耿直也算毛病？小雅反问女儿。

小雅看了一下时间，嘟囔着说，都中午十二点半了，怎么点的外卖还没有送来？小雅去厨房看水没有，拧开水龙头，

自来水依然处在停水状态。小雅刚出厨房，就听到有人敲门，过去打开门，是外卖小哥。小哥陪着笑脸，双手递过外卖，小雅说，大姐，不好意思，送晚了半个小时，半路上车子跟别人的车子发生了摩擦，我……

小雅看到外卖小哥的裤子是脏的，而且衣服胳膊肘处也磨破了。她大度地说，没事，以后路上别大意，注意安全。外卖小哥感激地连连道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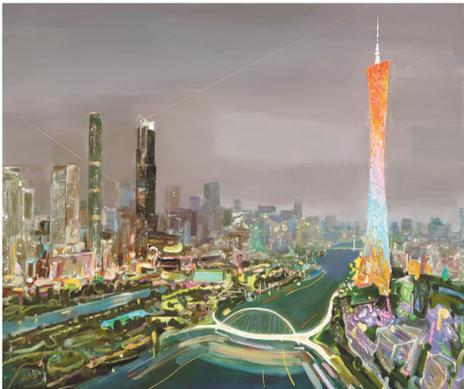
正要关门，外卖小哥犹豫着，不好意思地讪笑着，大姐，家有垃圾吗，我给您捎下去。小雅马上说，不用不用，谢谢。说着，又要关门。

外卖小哥终于吞吞吐吐说出了想说的话，大姐，那能不能给个五星好评？可以。小雅爽快答应。谢谢，谢谢。外卖小哥给小雅深深鞠了一躬。

小雅把外卖放在茶几上，小雅说，妈，厨房有一袋子垃圾，你咋不让他捎下去啊。那不是人家的工作，人家也没有这个义务。

那她送餐晚到半个小时，您还要给五星好评，您的耿直哪儿去了？不要大双标嘛。

小雅看着小雅，说，这不一样，裤子不给五星好评，是因为店家以次充好，我不想贪便宜给好评，误导别人。但这外卖小哥在路上出了点小意外才延误，他本身态度挺好的，这有可比性吗？



不夜江流(油画)

□朱松青